

《花城》首发

纪念珍藏版

抚摸

袁新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花城》首发 纪念珍藏版

抚摸

吕新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抚摸 / 吕新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 8
(《花城》首发)
ISBN 978-7-5360-7998-4

I. ①抚… II. ①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1036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林宋瑜
责任编辑: 揭莉琳 林 菁
技术编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刘红刚

书 名	抚摸 FUMO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2.125 5插页
字 数	220,000字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作者简介

吕新，生于1963年，1986年开始发表小说，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多部。主要作品有《抚摸》《光线》《草青》《一个秋天的晚上》《石灰窑》《成为往事》《木蝴蝶》《白杨木的春天》《掩面》《下弦月》等。



花城

1
1993

撰撰：吕新 锦瑟：格非 烧伤：蘇童 邑角樹：范若丁



马 新



第一卷

大风与炊烟

第一卷卷首一篇题为《大风与炊烟》的短篇小说，是马新的一部短篇小说，描写了在大风中的炊烟，象征着一种精神的追求。

马新在《大风与炊烟》中，通过描写炊烟在大风中的摇曳，象征着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马新在《大风与炊烟》中，通过描写炊烟在大风中的摇曳，象征着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曹日新编中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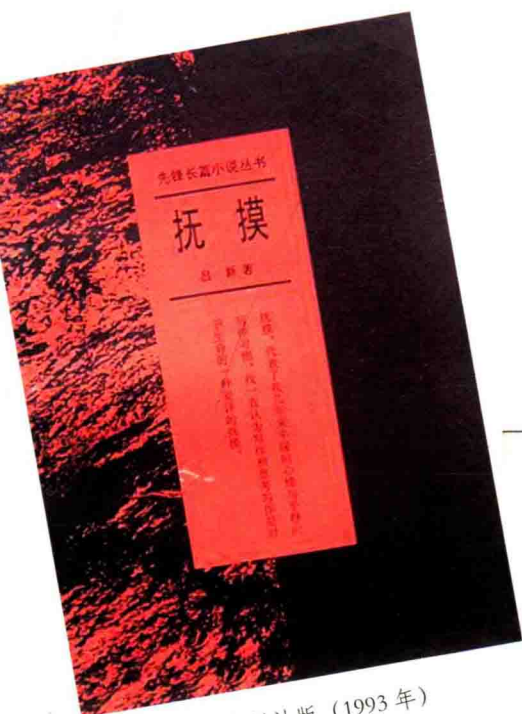


马新在《大风与炊烟》中，通过描写炊烟在大风中的摇曳，象征着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马新在《大风与炊锦》中，通过描写炊烟在大风中的摇曳，象征着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马新在《大风与炊烟》中，通过描写炊烟在大风中的摇曳，象征着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抚摸》首发于《花城》杂志1993年第1期



花城出版社版 (1993 年)

抚 摸

吕 新

抚摸，代表了我几年来平缓的心情与平静的写作习惯，我一直认为写作和思考写作是对于生命的一种安详的抚摸。



先锋长篇小说丛书

花城出版社版 (1997 年)

昔日顽童今何在？

目录

Contents

第一卷 大风与炊烟 / 1

第二卷 屋顶上的玩具 / 115

第三卷 灵魂起舞的家园 / 239

附录 / 331

造访心灵的秘境——首发责任编辑手记

(文能) / 333

末日图景与超越之梦——吕新长篇小说

《抚摸》解读 (吴义勤) / 340

我内心充满凄凉和无奈——吕新访谈录

(吕新 王春林) / 359

第一卷
大风与炊烟

有一天我在一只藏有印泥与笔记的抽屉里找到了一张战前的合影，照片上移动的云彩遮去了一行翔实的日期，剩下的人奄奄一息。

仁慈的义父以身殉职，他在返回家园的途中，踩响了别人埋在尼姑庵前的地雷。

舅舅在地毯商和铁匠们共同策划的一次暗杀活动中突然下落不明。

笔记里的内容总是那样令人不胜凄凉。七个纵队的九千余名官兵撤退到黄村流域的源头时，北方的一场大风突然阻止了这次计划的进一步推行和实施。大风吹落了士兵们脸上古老的笑容和帽子，人的身体和一座座绿帆布的帐篷看上去都又歪又斜，大量来之不易的军机情报和秘密消息在流域的

上空像废纸一样飞舞飘扬，指挥官胯下饥寒交迫的战马在风中团团打转，军营里凌乱的战车纷纷滚动着坠入水中，漫天的黄尘卷着沙粒和碎石使流域一带潮湿的空气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飞起的大印敲响了军中造饭的铁锅，打落了机枪狙击手鼻梁上的近视眼镜，军需官小便的尿水被风吹成一条弯曲如弓的弧线。

十几名东倒西歪的伙夫在支起的锅灶四周盲目地乱窜，突如其来的风沙使他们失去了往日里沉甸甸的米袋和部分必要的炊事器皿，伙夫们一瘸一拐的身影看上去忙忙碌碌而又无所事事。粮食和工具的丧失，使日常的炊事突然变得困难起来，失真起来。

大风吹跑了女眷们华丽的首饰和羊毛披风，披散的长发和飘舞的旗袍长裙使她们看上去形同一群长期生活在典籍和野史中的冤魂。

过河的那一天，他们手持着由伪总统签署的荣誉证和十字勋章，以及镶有绿呢的军刀，风中的河流宁静而萧条。

桨声灯影已无从追寻。

广春打着一支手电走在我的后面，为我照路，扁圆橙黄的手电光在我的面前不住地跳跃、滑动，使我想起了某一年景里的太阳和晃动在枝丫间的累累果实。河两岸那些烟笼雾锁的村落和城郭里几乎再也听不到昔日里素窑瓷碗的那种轻

轻的磕碰声了，一些口音杂乱的士兵都躲在低矮漆黑的屋檐下避雨。士兵们伸出青黄的手一遍一遍地摸索着干瘪的上衣口袋，霉湿的雨水使他们时时不由自主地打着哆哆嗦嗦的冷嗝，却连一支烟也点不着，每哆嗦一下，裤裆里的冷尿便会失去控制地挤出一滴，干瘪的上衣口袋一贫如洗，如同老年妇女的耗干了油水的稀疏的乳房。

漆黑的炮团遗址坐落在我们的身后。

几个守夜的士兵手里举着灼烫的白薯，火光中能看见他们蠕动的嘴唇和饥饿的眼睛。夜晚的颜色掩盖了从河流的上游漂泊而下的数十具士兵的尸体，这些东西像沉重霉湿的船帮一样毫无生气地撞击着黄村流域两岸重重的苔墙和藤箩。广春的身体摇晃了一下，随风而来的一种气息使他的脸色变得阴郁而苍老，看上去疲惫不堪。我听到了地堡内沉闷的叫声。

“还有多余的金鸡纳吗？”广春对我说，“给我一点。”

“你怎么啦？”我说。

“我只是略有些难受，阴天的时候就总是这样。”广春说。

我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只找到了一粒粘着烟丝的金鸡纳霜。广春的手电光在这个过程中一直追随着我的手，我在光圈中看到了自己手上的汗毛和一处星形的疤痕；我将一个玻璃小瓶掏出来以后，广春惊呼了起来：

“天哪！鱼肝油？从哪里搞到的？你可真沉得住气。”

“知道我会把它怎么样吗？”我说。

“你要连瓶子也一起吃掉？”广春说。

“见面分一半。”我说，“古书上不是常这样讲么。不过得统统吃下去，不能给别人留一丝幻想的余地。”

扁圆橙黄的手电光停留在我们身体之间的缝隙里。我感到了一种遥不可及的若有若无的暖意。广春嘴里含着药片，伸了一下舌头，皱着眉头说：“这是金鸡纳吗？味道有点儿怪，你没弄错吧？”

一个士兵提着裤子慌慌张张地向一棵树后跑去，士兵在树后蹲下去以后，草丛里的一只夜鸟被突然惊飞起来。

炮团遗址里开始有人染上了疟疾，许多人的皮肤看上去如同凋零剥落的漆器。

“你得小心一点。”广春对我说，“昨天冯医官偷偷告诉我，他最近发现了霍乱的兆头，他是给十四营的赵营副换药的时候突然发现的，赵营副再也挺不了多长时间了。”

“赵营副？就是那个爱唱《秦琼卖马》的家伙吗？小个子，戴眼镜？”我说。

“就是他，性情很古怪，平常总是满脸晦气的样子。”广春说。

一只蝙蝠携带着它的两扇形同几何状的翅膀在我和广春的头顶上面盘旋，它的翅膀的质地使我想起了穿在某些人身上的那种柔软飘逸的印有暗花的黑缎子，它在重复往返的飞

行过程中释放出阵阵腥甜而腐烂的气息。广春的一只手向上扬了一下，而蝙蝠仿佛并未察觉，依然如故地盘旋着。它不怕人。

“用不了多久，所有的人都会像赵营副一样烂在这里，成为炮团遗址的一个部分。用不了多久。”我说。

广春说：“情报处里先后派出去十几个人，都泥牛入海，至今一个也没有回来。”

“你看他们会派你出去吗？”我说。

“在劫难逃。”广春说。“只要我端一天情报处的饭碗，免不了这种差事。”

夜色辽阔沉重，无边无际的距离使人心虚而无望，万念俱灰。每当夜幕降临之后，居住在附近的白巾族人就开始举行隆重的婚礼仪式。他们把新娘放到河里，让她的身体完全暴露在皎洁澄澈的月光之下，不贞的女人会因月光的无情照耀而将脸全部烂掉，继而为河水所吞没。

广春熄灭了手电。我看见我们的影子像两株无花无果的草本植物。

广春说：“十几年的情报生涯，我只得出一个结论：一切的情报都是毫无意义的废纸，世上不存在任何一种秘密，事情的好坏完全听凭于决策者的良心和意念。就是这样。”

平寂的宿营地几乎望不见火光，却到处都能闻到篝火的余韵，谁站在这种温暖而焦糊的气息里，谁就首先会想起

粮食。

“这种焦糊味真使人饥饿。”我说。

广春没有说话——情报处里的人几乎个个都是这样。我从他的手里要过手电，我在狭小的光圈里看到了脚下的烧焦了的小麦。周围有几块烟熏黑了的石头，看上去像是炭，但不是炭。

“点火的人看样子离去不久。”我说。

广春没有回答。他轻轻地拽了我一下：“你看，那是什么？”

广春的声音听起来异常沙哑而低远，仿佛远在千里之外。我的一只手扶上了他的肩膀以后才立即消除了这种疏远的感觉。广春的身体在微微抖动，我甚至听到了他上下牙齿相互磕碰撞击的声音，像是寒冷所致。

“看到什么啦？”我问广春。

“你看，那边，那个门楼。”

循着广春寒冷的声音和指向，我看到了一座红颜褪尽的旧日的宅邸，一名屠夫正在门前的下马石前宰杀牲畜。屠夫的左手按着一头紫颜色的牛，右手向空中高高扬起，地上有一颗早已割掉了的牛头，屠夫的头部和衣服上溅满了斑斑驳驳的血污，苍蝇在现场的四周嘤嘤嗡嗡地盘旋飞舞，粗大的牛尾在牛的余哀声中向上竖起，之后又无力地落下，牛身上滚满了泥水和凌乱的树叶。